


欺詐的社會

李山甫著



EMPRIMATUR

Pekini, die 24a dec. 1946. Cum permissu Superiorum

Paulus Franciscus Ly

Vic. Gen.

146
I 234.6
364



欺詐的社會

佈 景——一個戲園的門口，設有二茶几，旁張貼報單，有售票處收票處，廣告，傳單等。開幕時是一個很美觀的大戲園子。

登場人物——甲代表莫羅斯加，年約四十上下，身穿西服大衣，手拿文明杖，腰挾大皮包。乙代表拉坡斯加與形頭——甲代表莫羅斯加，年約四十上下，身穿西服，帶一副黑眼鏡。丙代表羅魯斯年約十七八歲，身穿圍裙，手拿信一年約三十上下，身穿西服，帶一副黑眼鏡。丙代表羅魯斯年約十七八歲，身穿圍裙，手拿信一

封。丁代表已拉斯加年的四十歲上下，又癩又駝背，身穿破衣戴笠帽，身背號筒，手拿馬號。

甲：（很得意的樣子說）哈哈！我開的這個大戲院，叫做光明戲院，天下馳名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論那

一界的人氏，來到咱這戲園裏看戲沒有一個不誇好的，真是有口皆碑的，說我這戲園子好的，每天來

看戲的人，至少也有萬兒八千，每天的收入，除去開支外，淨剩五六千元，今天又賣出一萬兩千張票

，規定在下午六點鐘開戲，那時候當然是熱鬧啦！我這戲園，自從開張以來屈指一算，已經有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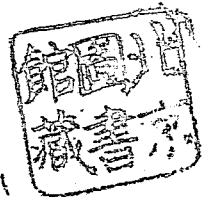
年的歷史，別說按年按月計算啦，就是每星期來清算一回賬目，也不容易計算出我每星期能賺多少錢

，所以我家裏蓋了許多高樓大廈，還有甚麼三角轉樓啦！甚麼圓頂洋房嘍！多的不可勝數，真是深

宅大院天下無二的漂亮住宅嘍！若叫稍微傻一點的人進去，只要三轉兩轉管保開得他暈頭轉向，一去

不回頭，再說我的田地那個多法，若照畝計算的那個數目，叫你真沒法念出來真是麻煩，咱就按頃來

計算吧！那不好的還不在內共有三十二萬頃啦！我每年所收的地租一共是三百五十萬萬美金，別說我



再繼續的置啦！我家裡的人每天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用不盡的金銀，花不完錢財，我還怕什麼呢？我還怕什麼呢？怕受罪嗎？怕挨餓嗎？別想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我還是甚麼氣發什麼愁呢？關上門我就是一個小皇上啦！

丙：（跑來）哎呀！不好啦！

甲：怎麼啦？

丙：那吹號的米而斯代先生，正吃午飯的時候忽然病了！

甲：你怎麼知道他病啦？

丙：是的他病啦！現在已經把他抬到醫院裡去啦！這是他寫的一封信，叫我呈給老板看！

甲：怎麼說米而斯代先生病啦？

丙：是的米而斯代先生真病啦！

甲：他一會兒能好嗎？

丙：他怎麼能好呢！

甲：他得的是什麼病？

丙：他得的病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病，不過我見他的病很利害，得病的情形也很急促，大夫給他治也不見效，看光景也不能立刻就好，請老板看看他的信詳情就明白了。

甲：（拆開信大聲讀）莫羅斯加老板：我昨天離開戲院回到家是很平安的，我正好吃完午飯到戲院，預備今天的戲劇，不料我才一吃就覺着頭暈眼花上吐下瀉，四肢麻木，不省人事，那時的我，好像入了陰

曹地府，靈魂離了肉身一樣，我現在已竟被家人送到醫院，大夫給我吃了很多的藥，給我施行了半天的手術，才略見好轉，我才能給你寫這封信，請你不用掛念我的病，趕緊想法子預備今天的戲劇吧！因為我的病一時是好不了的，在晚六點開戲的時候，我一定不能到場，所以請你急速找一個代替我吹小號的人吧：趕我的病好了再談吧！即請刻安！米而斯代鞠躬！（作慌忙失驚狀清唱捉放曹）哎呀！避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我剛說完活痛快一點，沒想到就出了這個差兒，真倒鑿不教誇，若沒有別的辦法，我只好停戲，可是票已都賣出去了，若不演無法應付，現發廣告也來不及啦！眼看時間就快到了，刻不容緩，現在是三點半鐘了，還有兩個鐘頭，上那找一個吹小號的人去呢？我有什麼法子呢？哎呀！可氣死我了（作瘋狂狀）。

丙：老板又瘋了嗎？

甲：（唱）說我瘋我就瘋我是上天的老壽星，你在這裡做什麼呢？快快的給我出去，哈哈！我非把你打死，扔在油鍋裡煮你的肉，吃你的骨頭，哈哈！這天真是高又高，上天已經把我拋在九霄霄，哎呀！哈哈！（作要打死丙的樣子）。

丙：我看您爲了這麼點不順心的事，不就要把您氣死，因為他是愛財如命愛臉面的一個大驕傲人，米而斯代先生這一病，他如同丟了兩隻胳膊一樣，他怎能不生氣呢！現在我只好先跑不然的話，他要把我扔到油鍋裡煮着吃，快跑吧！

乙：（從台後出來）哎呀，先生今天的戲劇不是六點鐘開演嗎？怎麼你到如今不但什麼沒有準備反到發瘋呢？你爲了什麼事這麼發愁就要瘋呢？老板的事情可以告訴我說嗎？

甲：噯！我告訴你也是無濟於事呀？

乙：常言說得好「一人不過二人智」，這句話你明白嗎？或者我能給你個辦法出個主意，老板不要小看，我也很聰明，無論誰有了場天的大禍，我也能給他想出個法子來解決，管保不叫他爲難，你告訴我吧！

甲：你說的話是真的嗎？

乙：老板你這樣發愁，這樣忙，這樣生氣，我還能火上澆油，拿你開心嗎？

甲：既然是這樣我就請教先生，給我出一個主意，您貴姓大名？

乙：我叫拉拔斯。

甲：拉拔斯先生，我告訴您，我是一個愛臉面的人，我的戲票，已經全賣出去了，今晚六點鐘開戲，忽然全劇最重要的人物米而斯代，不知怎麼回事忽然得了重病，治了半天也不見功效，現在缺少一個吹小號的人，（假如沒有會吹號的也可以用橫笛、簫或軍笛等），而這種人材很難找，若是今天停止開戲，那些已竟賺了票的人又沒法應付，真使我束手無策，先生累你給我一個解決的辦法。

乙：我估量着是什麼場天大禍呢？原來是這麼屁大一點事這還用發愁，請您把心放到肚子裡去！這件小事我能幫忙，我敢保險，只要先生肯花錢，那就沒什麼解決不了的事，絕對使看戲的人滿意，請老板給我講個價，我就替你辦去。

甲：你只要把我的事婉轉下來，在今天的戲唱完，我就給你五毛錢行嗎？

乙：五毛嗎？請你回回手，難道我多年的苦工，那麼大的本事，天下無二就值你五毛錢，我在上學的時候

，下多大本錢，我在小學畢業以後，沒有上中學就上了專科的大學，不用說念什麼「豆、來、米、法、掃」的音符，就是那一些奇奇怪怪的排子，最古板的樂曲，也不論高低，也不論粗細，什麼嬰調變調噫！馬鞭步號，配音咬音，別人所不能奏的音樂，我全能奏，你想我下這麼大的本，就值你給五毛錢，頂少也值個千兒八百塊的，請你找別人吧！

甲：哎！拉拔斯你不要這樣說，我先給你五毛錢，是給的價，既然合不着你再要價，那樣咱們這才算買賣呢！你要多少錢，先生請坐先喝碗茶。

乙：請吧！我不好喝茶。

甲：你若不好意思要，我再給你添上五毛，一塊大洋行嗎？

乙：噯！咱倆的生意成不了，別說你給我添一個五毛，再添上兩個五毛，我也不幹啊！

甲：那麼你想要多少錢呢？咱們商量商量吧！

乙：哼！你說的不成，你太不實在了，別說我要千而八百塊，就是我要一百塊你也不肯給啊！

甲：拉拔斯先生你不要這樣說，買賣不成仁義在呀！

乙：那麼你就給一百塊吧？

甲：拉拔斯先生，你真要一百塊嗎？

乙：實話告訴你說吧！就是跟你要一百塊也沒坑你也沒騙你，這是實在的價錢，不能再少，再少一塊也辦不到的，假如你用人家小驢套一回磨，你不得給四毛五毛的嗎？別說我是一個人比那牛可尊貴得多噲！況且我又是一個有資格下過本錢的人，少了一百塊我是不幹的。

甲：好！我看你也是有資格的人，那末就給你一百塊，請你替米而斯代先生吹號吧！現在我先付一半做定錢，俾你拿來號在六點以前試一試，若果然先生有本事，那時我再付給你那一半，如今你趕快去預備吧！

（甲乙二人對說）好：我們回頭見，兩便，兩便，「古得柏古得柏」。（乙進）

甲：喲！如果這位拉拔斯能給我辦下這場事，我就算有了救星，不然的話，我今天也活不到頭噫！我暫且先去休息休息，等那拉拔斯先生來了，我們就試驗試驗吧！

（閉幕）

第二幕：騙術的終局：

登場人物！甲代表莫羅斯加，乙代表拉拔斯，丁代表巴斯拉加。

佈 景！一條很熱鬧的大街市。

乙：（作愁悶不展的樣子在大街上遊逛着說），哼！我哪會吹號，我從小就會騙人或是開個鬼兒！今天又騙了光明戲院的那位老板，因為他正在發愁生氣，我就趁火打劫，利用這個機會騙他一局，但是我沒學過吹號，也沒學過音樂，對於吹號是一竅不通，當然是絕不能給他辦好這件事，但我又收了他五十塊定錢，不過我轉念一想，若能生出一種方法，想出一條妙計，給他開一個抽樑換柱的方法，演一套變簧，這樁作去一來人說我有信用，二來又可以把他那五十塊錢騙到手，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此時台後吹小號），這不是那邊有人吹小號嗎？我為什麼不趁此機會和他商量商量，看他願意辦嗎？（喊）「咳！吹小號的你會吹號嗎？你聽不見嗎？你會吹號嗎？」（丁一邊吹小號一邊走向乙來）（此時不吹）。

丁：甚麼事呀？

乙：你會吹號嗎？

丁：甚麼？

乙：你會不會吹號？

丁：你說的是什麼？你大聲說呀！我耳朵背聽不見哪！

乙：（用大聲說）我說你會吹小號嗎？

丁：那是自然得啦！你方才沒有聽見嗎？我若不會就敢背着號，遙街橫穿嗎？你說吹甚麼調子吧？不論高低

強弱快慢新舊嬰調變調，凡是你起得上名我就會吹，就怕你起不上名！

乙：既然你什麼都會吹，我給你倆錢你給我吹吹行不行？

丁：什麼呀？大聲說！

乙：（用大聲說）我給你倆錢你給我吹吹行不行？

丁：那怎麼不行，你給多少錢？

乙：給你一毛錢吧！

丁：什麼？多少錢？你大聲說：我耳朵背聽不清！

乙：（用大聲說）給你大洋一毛錢！

丁：多少錢？

乙：大洋一毛！

丁：一毛？

乙：對啦！一毛！

丁：一毛？

乙：一毛！

丁：你還不給一百塊錢嗎？

乙：不是！一毛錢！

丁：啞！一毛！一毛！你放着你那一毛錢吧！我不伺候你，就是你給一百塊錢！我也不給你吹啦！

乙：別生氣！我給你添九毛湊成一個整數，就給你一塊錢怎麼樣？

丁：你留着吧！頂少也得一百塊錢！

乙：（小聲自言自語說）：那莫羅斯加老板通共才給我一百元，我若全給了他我吃甚麼呢？不行。

丁：你說甚麼？行不行？別就誤我的工夫？

乙：再從新講價吧？你要的也太多點啦！

丁：啊！那你給多少錢？我們有商量？

乙：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丁：你說誰呀？

乙：我問你叫什麼字？

丁：我嗎？我叫巴斯拉加呀！天下馳名的，誰不知道我的鼎鼎大名！

乙：先生您要一百塊錢不多點嗎？給你五塊怎麼樣你可別嫌多！

丁：多少？

乙：五塊錢！你可別嫌多呀？

丁：哈哈！五塊錢還算多嗎？你若再給添一半給我十塊錢，我也不說什麼啦？

乙：好吧！我給你十塊，可是你必須完全聽我指揮，我叫你什麼時候吹，你就什麼時候吹，叫你停止，你就停止。

丁：那當然啦！使着人家的錢，就該聽人家的指揮才對，你說怎麼吹吧？

乙：你跟我來，咱們先試一試。

丁：上那兒去呀？

乙：你來吧！快着走（走到一個大箱子跟前指着箱子說）你進去吧！

丁：進那兒去呀？

乙：箱子裡邊！

丁：進去幹麼呀？

乙：演變錢呀！

丁：好吧！

乙：我告訴你一個暗號，我用腳踢箱子兩下是開始，你就吹，踢一下就是停止，你先不用吹你懂清了嗎？

丁：唉！我明白了？

乙：你進去吧（丁進去乙坐在箱子的蓋上手作吹號狀踢箱子兩下）哎！你怎麼不吹呀？不是踢兩下就是開始吹嗎？

丁：怎麼你不是說踢一下開始嗎？兩下是停止嗎？

乙：不！差噠！

丁：呀！差噠！

乙：差噠！兩下開始，一下停止，反過來吧！

丁：反過來，好！重新來。

乙：記住了沒有？別再差噠！記住啊！

丁：行噠！行噠！記住啦，這回可真記住噠！絕對差不了啦！開始吧！

乙：（坐下踢箱子兩下作吹號狀）哎！怎麼你還不吹呢？還沒記住嗎？

丁：不！記住噠！可是你要用大點勁踢呀！我耳背聽不見，你不知道嗎？

乙：好吧！我用大點勁踢（乙踢箱子兩下吹號，乙表示吹號的樣子，大約吹一會兒乙踢箱子一下丁，停止吹號）行噠！行噠！如今我們接着吹，你等我一分鐘吧！我去一分鐘就回來吹（向外喊）莫羅斯加老

板，來吧！來吧！我拿來號噠也預備好噠！（甲自台後出）

甲：好！你吹吧！叫我做下聽聽（把椅子移到台前）。

乙：（恐怕甲識破他們的機秘請甲坐到台前那把椅子，面朝外）老板你聽吧！請你坐下聽。（這時候丁由箱內躍出）

甲：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乙：你可千萬不要往後移面朝我，要不然的話驚了你的耳朵我可不管，老板請向外看！（甲面向外坐下乙踢箱子兩下作吹號樣子，丁不吹，乙作驚怕狀，乙朝箱內一看丁不知上那裡去了，乙很害怕做各處尋找的樣子）。

甲：你怎麼不吹呢！

乙：哎！老板是高的呢？是低的呢？

甲：高低全行你吹吧！

乙：（動作如前）（踢箱子兩下等——……）

甲：怎麼你還不吹呀？

乙：哎！我忘啦！是快的呢？還是慢的呢？

甲：快的慢的全行你快吹給我聽！

乙：（動作如前但丁還是不吹）。

甲：你趕快吹啊？是怎麼回事？別就誤工夫啦？

乙：咳！老板哪，要新式的還要舊式的呢？

甲：真麻煩你快吹吧！無論什麼都行！

乙：（動作如前但丁還是不吹）。

甲：你是怎麼會專老是不吹，你看還有五分鐘趕快吹呀？

乙：哎老板！我學的號太多啦？不知道是吹馬號好？還是吹步號好？

甲：你淨就誤工夫，一點意思也沒有，我不管你吹什麼馬號、步號、老四套、配音、咬音、正音、英國馬號、大第一、大第二、第三、第四……你愛吹什麼你就吹什麼，只要好聽就行。（丁又躍回箱內乙看見丁回來非常喜悅）。

乙：（踢箱子丁吹……）

甲：（作驚喜狀）行了，好聽，很好聽，好極啦，先生果然有本事真有本事，比我那米而斯代先生吹的還好，實在好極啦！够啦！（停止）你再吹個別的吧！

乙：（踢箱子再吹……吹一會停止）。

甲：（站起來拉乙說）：這次吹的更號聽！真好聽！太好聽啦！行啦先生不用吹啦！够啦！够啦！

乙：（站起來）。

甲：（拉着乙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說）：先生吹的真好！先生受累啦！

乙：不算甚麼！我說好聽不好聽老板？

甲：好聽得很：行了到了時候就請你替我那米而斯代先生吹號吧！（說完忽然箱子裡，吹起號了一邊吹一邊走出箱子，乙忙拿號要吹忽然把號拿反了）。

甲：（見此情形嚇得說）：哈！怎麼回事呢？這是怎麼回事呢？（喊）警察！快來給我抓住這兩個騙子，這兩個要騙人玩意的騙子。

（閉幕）

天津崇德堂
天津市第一區
營口道二十二號

新發行的戲劇

687 埋沒的智者

689 降生救世的福音

690 在馬槽前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

欺詐的社會

全一冊

著作者 李 山 甫

校閱者 范 存 惠

發行所 天 津 崇 德 堂

印刷所 獨 立 出 版 社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北平代理主教 李 准

87

B
1-

April 25

(7)



SKBC
MG
I234.6
364
110.000